樂經元義

樂經元義序

六經缺樂經古今有是論矣予謂樂經不缺三百篇者樂經也世儒未之深考耳夫詩者聲音之道也昔夫子刪詩取風雅頌一一絃歌之得詩得聲者三百篇餘皆放逸可見詩在聖門辭與音並存矣仲尼殁而微言絕談經者知有辭不復知有音如

以辭焉凡書皆可何必詩也戚學之後此道益加淪謬文義且不能曉解况不可傳之聲音乎無怪乎以詩爲詩不以詩爲樂也故曰三百篇者樂經也或疑之曰樂之用廣矣大矣乃以三百篇當之何局而不弘也予曰樂之道與他書不同有以文義存者器數存者聲調譜奏存者文義存者

詩章是也器數存者六律八音是也聲調譜奏存者工師以神意相授受是也古聖人以明物之智制爲黃鐘之宮自十二律出而律呂之能事畢矣自鐘磬琴瑟笙簫塤箎出而聲音之能事畢矣則器數者即經也周太師制歌聲自關雎鹿鳴文王清廟以往皆有定調國風小雅多商音大雅

多宫音三頌盡為宮音則周庭之樂惟黄
鐘太簇二調也至春秋而魯庭師摯猶能
傳其音漢興制氏以聲音之學肄業晉杜
夔尚能傳文王鹿鳴伐檀騶虞四詩餘響
此以音調相授受也南陔白華華黍崇丘
由庚由儀六篇其辭已不可考而笙竽獨
能存其音節此以譜奏相授受也則神意

者即經也二者其始皆出於聖人既寄之器数即求之器数寄之神意即求之神意遺與而使聖人更復著經將何著乎惟所謂詩者以辭義寓乎聲音以聲音附之辭義讀之則為言歌之則為曲被之金石絃管則為樂三百篇非樂經而何哉虞書詩言志数語萬世詩樂之宗也自是而下言

樂之詳者莫如樂記及周禮大司樂其言過當失實如繫風捕影無一語可裨於樂者蓋由不知詩之為樂乃遺詩而言樂故其失如此至於律呂之法古聖人本人聲清濁之形故吹律以定其樂聲之中使鐘磬絃管諸音與人歌協和而不奪倫者律呂之能也以累黍容黍為黃鐘三分其一

以損益之十二變復歸黃鐘本數其法亦甚簡矣三代襲用皆其遺法漢魏以後儒者智不稽聖性寡神解視律為神異之物鑿以元尺之淫說附以候氣之詖術其論愈夥其法愈密去古樂萬里矣故予論律呂於黃鐘諸篇各著數語餘幾萬言不過辨歷代諸儒穿鑿附會之謬於律呂本意

不敢有加也八音則又有說矣鐘磬二物各十二枚猶能辨其六律旋宫之法如絲之琴瑟竹之笛篪匏之笙竽土之大塤小塤音意隱淪含胡所謂六律旋宫者窈𡨋惶惑莫能省曉不但儒者不識師工亦不識矣故予論八音之度雖一絲一竹一匏莫不以聖人六律旋宫之法為準不敢叅

之以私智小慧也夫自周至今上下數千年中間閱歷聖哲凡不知有幾未聞擬三百篇爲宮商二調者乃今輙擬之未聞定樂器之品爲宮商角徵羽及各具六律旋宮之法者乃今輙定之未聞辨黃鐘之法爲陽生陰成尺量之法爲累黍容黍及以夷則無射直指爲二變調者乃今輙辨之

其於古今諸儒之論不無少涉於刺辨揆之聖門之教先王之律則固不敢叛也嗚呼黃帝遠矣夔倫邈矣求之載籍載籍不靈求之世說世說淆亂反而求之心焉有餘師矣此吾之所以作元義也

嘉靖二十九年夏六月南宮微山劉濂自序

樂經元義目錄

卷一

律呂篇

律元　五音

黃鍾　十二律

樂調　旋宮

四清　二變

樂章　六十調

候氣　度量權衡

審音　金石

律意　律尺
制器　辨舞
堂上堂下　樂記
周禮　歷代律議
中原音韻　近議
卷二
八音篇
金
鏞辨　鏞圖
特鍾辨　特鍾圖

編鐘辨　編鐘圖
石
特磬辨　特磬圖
編磬辨　編磬圖
絲
琴辨　琴圖
瑟辨　瑟圖
竹
簫辨　簫圖
篴辨　篴圖

箎辨　箎圖
管辨　管圖
籥辨　籥圖
匏
巢笙辨　巢圖
和圖
土
塤辨　塤圖
革
拊鼓辨　拊鼓圖

木

鼗辨　鼗圖

柷辨　柷圖

敔辨　敔圖

堂上下樂總辨

卷三

萬舞篇

舞議七首

圜丘舞表位總圖

圜丘六變表位圖

方澤六變表位圖
宗廟舞表位圖
文武两階表位圖

卷四

古詩音調篇

總論三百音調七首

風

論二南音調四首
周南房中曲六篇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麟趾

國中曲三篇

桃夭　兔罝　芣苢

江漢曲二篇

廣漢　汝墳

召南房中曲七篇

鵲巢　采蘩　草虫

采蘋　殷雷　小星

江汜

國中曲七篇

甘棠　行露　羔羊
摽梅　死麕　何彼
騶虞
風奏真詮
論五首
曲四篇
卷五
古詩音調篇
小雅
論小雅音調六首

燕饗通用樂歌五篇

鹿鳴　魚麗　嘉魚

有臺　菁莪

遣勞使臣樂歌二篇

四牡　皇華

燕兄弟朋友樂歌二篇

常棣　伐木

荅君樂歌一篇

天保

遣戍役勞還役還帥樂歌三篇

采薇　出車　杕杜
燕諸侯樂歌三篇
蓼蕭　湛露　彤弓
中興樂歌三篇
六月　采芑　車攻
雅奏真詮
論四首
曲二篇
卷六
古詩音調篇

大雅

論大雅音調三首
殿廷朝會樂歌十三篇
文王　大明　緜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下武　有聲
生民　公劉　泂酌
假樂
臺池遊觀樂歌一篇
靈臺

山阿遊觀樂歌一篇
卷阿
祭畢燕父兄賓尸樂歌一篇
行葦　既醉　鳧鷖
雅奏真詮
論二首
曲二篇
卷七
古詩音調篇

論頌音調六首

圜丘樂歌一章
思文
明堂樂歌一章
我将
巡狩祭告樂歌一章
時邁
宗廟樂歌七章
清廟　維天　天作
昊天　執敬　有瞽

潛

視牲樂歌一章

絲衣

徹俎樂歌一章

雝雝

獻助祭諸侯二王後樂歌四章

烈文　振鷺　載見

有客

大武舞辭六章

武　酌　般

象　　　賚　　　桓
祀田祖方社樂歌五章
臣工　　　噫嘻　　　載芟
良耜　　　豐年
嗣王朝廟樂歌四章
閔予　　　訪落　　　敬之
小毖
頌樂真詮
論二首
曲二篇

卷八

徵言篇

虞書　商頌
周頌　左傳
論語　樂記
孟子　漢志
隋書　宋史
愼言

樂經元義卷一

律呂篇

律元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萬世詩樂之宗也夫人性本靜也喜怒哀樂之心感而呻吟謳嘆之事與凡詩篇歌曲莫不陳其情而敷其事故曰詩言志也歌生於言永生於歌引長其音而使之悠颺回翔累然而成節奏故曰歌永言也樂聲效歌非人歌效樂當歌之詩必和之以鍾磬琴

瑟之聲故曰聲依永也樂聲以清濁順序不相奪紀為
美必定之以律管而後協焉故曰律和聲也律呂既定
由是度之金石絃管諸音如作黃鍾調則衆音以次皆
從黃鍾太簇調則衆音以次皆從太簇人聲樂聲莫不
安順和好故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此堂上之樂即
古先王所謂雅奏登歌平調者也夫始於詩言志終於
八音克諧古樂之全大畧可見矣獨所謂律和聲者實
然未定也蓋律呂者正樂之法器也古聖人本人聲清
濁之形吹律以定其樂聲之中然吹律之法又不可以
徑致而襲取必有所由起而後可以擴吾之智而運吾

之巧于是仰觀俯察於秬黍而有得焉謂一黍可以為分九黍可以為寸計九十黍可以為尺容一千二百黍可以為中空之廣使天下後世累黍為尺以較律之長容黍為量以較律之廣此一物也而尺量生焉所以為聖人之神智也或謂年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圓扁大小不同如何曰雖有不同要之不甚相遠也神明存乎人耳聖人何不用菽麥粟稻也

五音

宮如牛之鳴窌商若羊之離群角若鷄之鳴木徵若豕之負駭羽若馬之鳴野言一物具一音也惟人稟中和

之性而備聲氣之全古人制五音必本之人聲又必以中原之人為準宮本㗋商本牙角本舌徵本齒羽本唇此五音之原也凡人之言說歌唱必會通五音而成聲若統論音聲之大致則沉鬱重濁者為宮商飄揚輕清者為徵羽宮商洪遠而悠長徵羽高厲而剽疾以器數論則宮商役徵羽以聲響論則徵羽軋宮商如歌宮商濁曲亦必會徵羽而成聲其大致則宮商也如歌徵羽清曲亦必會宮商而成聲其大致則徵羽也五音之妙盡于此矣世儒謂氣呼而聲出必自宮而徵自徵而商自商而羽自羽而角于大不然五音之出皆本於㗋四

者待喉而有聲無喉焉四者無聲矣無四者喉能自為聲宮者元聲之所出也喉會於牙為商喉會於舌為角喉會於齒為徵喉會於唇為羽未有一字出而周流於五音者也惟詩章能備五音如鹿鳴文王二曲一篇數章一章數句一句數音故能會五音之全而大致則黄鍾太簇調也以此論音豈不易簡乎

黄鍾

黄鍾者中聲之度過此則弇鬱不暢矣所以必以九十黍為尺者以尺之長短為黄鍾之準也其中必容一千二百黍者以量之多少為黄鍾之準也尺以定其外量

以定其內則中聲可得矣是度與量均為酬較黃鍾之器而二者必相符契又自然之數也漢志以九三之法起十二律之周徑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分為寸其中空徑三圍九為黃鍾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且九寸而三分之皆三亭而無餘贏故上生下生皆得全數所謂以九為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者也班志審度章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嘉量章以一千二百黍實其龠謹衡章以一千二百黍為十二銖則是累九十黍以為長積千二百黍以為廣矣夫長九十黍容千二百黍則空圍當

者九方分乃是圍十分三釐八毫徑三分四釐六毫也
每一分容三十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則一千
二百也此尺量二法所謂以十為法者天地之全數也
二者皆古聖人之制而漢前後志猶能載其遺法如此
世儒不知前法為生十一律後法為以尺量定中聲又
不知用九寸之尺止累八十一黍容九百黍用十寸之
尺乃累九十黍容一千二百黍是以論說淆亂法用紛
紜卒不能舉聖人之精蘊而兩法俱失之矣古之制律
者斷竹為管多取崑崙嶰谷之竹後世易以銅玉嶰谷
與玉不可易得樂書謂銅乃至精之物用以宣暢雅音

實與竹等此實不然銅竹異質其音響逈然各别不若用竹之為近耳取竹之堅實近似者去其根杪用其中節擬為黄鍾之管選秬黍之圓長適中者又以豐年腴地所產為上用三等篩篩之以大者實之一管中者實之一管小者實之一管俱以一千二百為法取管中九十黍累以為尺以刀鉅截齊之或尺量不合必以施斤削之巧惟以量就尺勿以尺就量務使長短廣狹内外不爽則中聲自然可得再選聲氣和平之人使為最濁之聲但不至弇鬱不暢比何吹之竹聲肉聲两物相應則律之大較定矣于是範銅為鍾礲石為磬先黄鍾次

十一律次四清一以貫之矣至於刳木為琴綸絲為絃穴竹為篪刳匏為竽和土為塤皆此法也漢魏而下守孤尺之法執一隅之論欲定律定樂不亦難乎

十二律

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黄鍾者陽聲之始故其數九九寸而三三分之陽以生陰陰以生陽三分損一三分益一十一律由是而生焉乃自然之數也正律之外又生四變律為四清聲所以備夷則無射二調為旋宫之法是十二律由陽而生者也以十為法

者用天地之全數以爲尺量之準而定中聲其長爲十寸毎寸九分計九十分其容爲一千二百黍其餘十一律皆以十寸爲準其實以九十分爲準也然後十二律皆用全數是十二律由陰而成者也非陽不生非陰不成陽以生之陰以成之律呂之道再無遺說矣古今十二律圖注多不具九分十寸及四清容黍之制今併列之

○九寸尺生十一律四清法其實八十一分也

黄鍾長九寸三分損一下生

林鍾長六寸三分益一上生

太簇長八寸三分損一下生

南呂長五寸三分三分益一上生

姑洗長七寸一分三分損一下生

應鍾長四寸六分六釐上生

蕤賓長六寸二分八釐下生

大呂長四寸一分八釐三毫上生

夷則長五寸五分五釐一毫下生

夾鍾長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上生

無射長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下生

仲呂長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上生

變黃鍾長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為夷則

角仍用

變黃鍾為無射商下生

變林鍾長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為無射

羽上生

變太簇長三寸八分四釐三毫六絲六忽八初為無射

商

○十寸尺容黍法其實九十分也

黃鍾長九寸容一千二百黍每寸以十分算以下俱依此法

林鍾長六寸容七百九十九黍奇

太簇長八寸容一千六十六黍奇
南呂長五寸三分容七百六黍奇
姑洗長七寸一分容九百四十六黍奇
應鍾長四寸六分六釐容六百二十一黍奇
蕤賓長六寸二分八釐容八百三十七黍奇
大呂長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容五百五十七黍奇
夷則長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容七百四十黍奇
夾鍾長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容四百八十八黍奇
無射長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容六百五十一

黍奇

仲呂長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二忽容四百三十八黍奇

樂調

五音不可以為調至六律始有調一律為主而衆律從之如聽調然故謂之調如以黄鍾為宫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以次相從此宫音黄鍾調也觀一調餘調可知矣盖六律六呂又濟以四清故能盡五音之變而為調若五音止於五耳何能為調也予定調必先審五音次定十二律次四清然後用旋宫之法衍為六大調樂調

之說盡於此矣王浚川論調謂發聲收聲始終會於喉之分者宮調也始終會於舌齒之交際者徵調也始終會於舌齶之際而口張者商調也始終會於唇脗之際者羽調也故詩章七音一周可以識調浚川認音以爲調故遺律呂而專求人聲果若此說聖人何不直以人聲為樂調而乃設十二律四清不幾於贅乎既謂之詩章即屬之人聲既謂之樂調即屬之律呂雖一貫之物其實有分辨也何栢齋謂樂雖備五音而起調畢曲則恒以一音為主如作宮調則起調畢曲皆主於宮作商調則起調畢曲皆主於商栢齋亦認音以為調故遺聲音

之大致而惟求之起調畢曲設使起調畢曲為宫矣而其中或雜以他音亦可以宫論乎斷不然矣

旋宫

古樂編鍾編磬皆用十六以十二應十二律餘四應四清聲也葢黄鍾為宫則以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此宫音黄鍾調也太簇為宫則以姑洗為商蕤賓為角應鍾為徵大吕為羽此商音太簇調也姑洗為宫則以蕤賓為商夷則為角大吕為徵夾鍾為羽此角音姑洗調也蕤賓為宫則以夷則為商無射為角大吕為徵夾鍾為羽此徵音蕤賓調也此四調者正調

也夷則為宮則以無射為商變黃鍾為角夾鍾為徵仲呂為羽此變徵音夷則調也無射為宮則以變黃鍾為商變太簇為角仲呂為徵變林鍾為羽此羽音無射調也此二調者變調也旋宮之義再無遺說矣王浚川謂旋宮為曲句發聲之始每調有七律每律皆得為發聲之始人聲之發必起於喉而達於舌齒換氣必返於舌本及齶而極於脣與舌中是七律宛轉皆可以為聲始喉者宮之分也故曰旋相為宮予謂浚川前篇認音以為調而此又認音以為律故其論說動以人聲為主殊不知人聲無旋宮至六律四清始有旋宮未之深思耳

新書惟不識此也故以六十調而行旋宮之法其實止黃鍾等十二調每調强附以四律每宮强附以變宮變徵于旋宮何淺哉故其法不可用

四清

編鍾十二正律也四清聲變律也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四調清濁順序正律自足若變調之夷則為宮則以無射為商其序當以黃鍾為角黃鍾之長九寸其聲濁於無射勢不可行故用仲呂上生之變黃鍾當之變黃鍾止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此清聲之一也夾鍾為徵仲呂為羽是之謂夷則一變調也無射為宮則

仍用變黃鍾為商此清聲之二也其序當以太簇為角而太簇長八寸其聲濁於變黃鍾勢不可行故用變林鍾上生之變太簇當之變太簇止長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礽此清聲之三也仲呂為徵林鍾為羽林鍾長六寸其聲濁於仲呂勢不可行故用變黃鍾下生之林鍾當之變林鍾止長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礽此清聲之四也是謂無射一變調也至此六律全矣蓋四清所以濟夷則無射之不足而成調無四清焉是無二調矣此理之不得不變者也宋陳氏樂書疑四清為鄭衛之聲輙欲去之不識四清是不識律矣或謂四清

備而不擊何也曰三百篇及漢魏以下詩章多宮商音為調不涉於四清故不及擊耳予論樂章謂周太師所掌皆宮商音正謂此也嘗考累代之樂止用黃鍾一均徧及五音而七鍾不擊謂之啞鍾至唐張文收吹律調之其聲響徹而啞鍾復鳴世儒遂謂使得知音者如文收焉則七鍾安至廢而不擊乎大不然文收所製為宮商乎徵羽乎果為宮商則六鍾不及擊為徵羽則啞鍾雖鳴而四清不備亦不能為調令止言啞鍾而不及四清何也意者文收習熟於俗樂之音節故不用旋宮但以十二鍾循還擊之如今擊雲璈食器之法則用啞鍾

不用四清亦可行也此一俗工之伎耳何貴於知音哉世儒謂古律多倍子聲正聲倍子而為毋毋聲半正而為子必欲極十二律之變以復先王之雅奏非正子二十四聲不足以盡調予謂十二律濟以變黄林太之四清聲六調全矣何謂不足以盡調盖亦習知有二變四清求其音制而不得又見六十調之法不可行執兩端而調亭之遂益以十二子聲之説敘於古聖人之律矣

二變

或問五音有變徵變宮古也陳氏以為淫於五聲而欲去之何也荅曰五音本無二變故聖人不制二變之法

去之是矣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四正調無設矣夷則無射謂之二變調者十二律損益之法至仲呂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聲與數俱窮不得已而上生變黃鍾林鍾太簇爲四清聲然後旋宮之法可行而二調始備所謂二變之義如此世儒求其說不得乃於五音之外再加變宮變徵謬矣其說起於左氏七音班固七始淮南子從而附會之謂角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律故爲和繆通典亦謂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新書惑於淮南杜氏之說謂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

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青節遠故加變徵變宮及考律管凡旋宮之法每宮止用五音陽律三陰律二管之長短青之清濁自然順序不相凌犯故六宮六調極為諧和明備今乃無故而加二變何也况樂聲依永者也人歌有五青旋宮有五律以五律依五青自然之妙也人無二變音而樂加二變律於理可乎不可乎王浚川謂歌聲有極揚者揚則宮徵皆清非初發之宮徵此變音也果若此說則五青十二律皆有極揚者何止宮徵與蕤賓應鐘耶

三百篇古樂章也以聲音大致論之皆宮商也如周南之麟趾大雅之文王宮音黄鐘調秦之蒹葭王之黍離商音太簇調觀四詩餘可知矣王浚川謂五音在人聲氣有定而詩章之字則無定如宮字本宮音也使在第四聲則亦可以協羽張字本商音也使在第二聲則亦可以為徵何也為人聲氣節度所奪雖本音平亙素定而亦不能拘矣予大不然如思齊之篇曰雝雝在宮則宮字在第四聲矣歌之則仍為宮必不能變而為羽文王之篇曰有商孫子則張字在第二聲矣歌之則仍為商必不能變而為徵二詩之大致則皆宮音黄鐘調也

又曰詩之一字即人之一聲人之一聲即律之一管言又不然一字一聲是矣一聲一管於理不通如一句數宮字皆統於一宮律數商字皆統於一商律一句有五音則散為五律豈可謂一律一管也何栢齋謂詩之詞句有短長則其音自有清濁高下之異審其音之宜宮宜商一也句之韻脚字各不同審其音之為宮為商一也𦆵鄉易水之歌初為商聲士皆流涕則商調也繼為羽聲士皆裂眦則羽調也夫易水之歌一也其調可以為商可以為羽古之樂調亦可以變通而用之矣此又大不然詩樂之道重濁者為宮商輕清者為徵羽不論

一篇大致而求之一字一句然一詩數句一句數字未有不備五音者將以何者為調主乎自今觀之易水之歌其濁少次於宮乃商音太簇調曲也實不能為清聲乃謂可以商可以羽誣矣至於始為商音士皆流涕繼為羽聲上皆裂眦此世儒講文義而不識聲音曲為異說以附會者也蓋以商者傷也故流涕羽者清而激也故裂眦果士之哀與怒由於商羽則再變而為宮為角徵將嬉笑乎和平乎將復流涕裂眦也荊卿之行為何行其哀與怒有不待感者矣

六十調

新書六十調雖起於京房其實惑於禮運旋宮注疏謂六呂亦有五音合六律爲十二調每調附以四律遂爲六十調似若違於律者及考其法其論黃鍾之數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雖釐毫絲忽不爽可謂精矣至六十調用半律乃取十二律而平分之其疎如此若果清濁交犯勢不可行自當上生下生三分損益豈可輙用半律也如半律可用則黃鍾之數爲不足信矣不通一也其實止十二調無所謂六十調也如黃鍾五調皆用黃太姑蕤林南應大呂五調皆用大夾仲林夷無黃太簇五調皆用太姑蕤夷南應大其餘九律並同本無六

十而強命之於義奚取耶不通二也其十二律又為候
氣法而非旋宮法蓋旋宮法以管之清濁為序自黃鍾
而林而太而南是也候氣法以月令之節氣為序自黃
鍾而大而太而夾是也二調之用不同豈可以候氣為
旋宮不通三也縱使實有六十調每調七音計四百二
十音編鍾當用四百二十枚於理然乎不通四也嘗考
古樂之盛莫如周止備宮商二調漢魏而下止有黃鍾
一均餘律皆不及擊其音意已不可曉俗樂之盛莫如
金元近體詞曲其名譜聲腔何止數千其實止黃鍾太
簇二調況六十乎新書自神其說宮商角三十六調范

陽也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至數之成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爲六十日律呂有六律五音爲六十調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於此乎謂此數之偶然相值耳亦由私智設術旁通而成非化育之自然也梁博士沈重准淮南之數用京房之法求之得三百六十律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亦謂之知化育可乎

候氣

六律爲陽老陽之數九而陽始於子故黃鍾象陽以次而短至無射而極六呂爲陰老陰之數六而陰始于未故林鍾象陰以次而短至仲呂而極此十二律取象取

義於十二月之微旨也再無遺說矣後世既不識月律肇造之原又不察聖王造律簡易之心遂以十二律為神物真可以通天地而合神明者及考其法皆極為不通然後知其非聖人之制也一歲之氣有升有降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為陰秋冬之事也升者上降者下埋管於地將誰候乎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暢達而為陽春夏之事也氤氳兩間發育萬物地下無氣不可候矣至於占驗災祥小動為和氣大動為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為君嚴臣猛之應果若此說堯舜三王之世皆小動桀紂之世皆不動莽操懿溫之世皆大動春秋

之世政在侯國侯國之政又在殫室其動之大小又不知何似雖至愚不辨葭莩者亦明其决不然矣氣無微而不入者也十二管飛則皆飛不飛則皆不飛若曰冬至動黃鍾夏至動蕤賓其餘皆以辰位應用不爽是氣爲有知擇管而入管爲有知擇氣而施天下古今有是理乎其說始於張蒼定律推五勝之法鄒衍京房劉歆又傳會以五行幽謬之術已叛於先王之教矣至後齊方深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自住予謂氣在

地中無形可見故用律管候之若仰觀雲色即知氣至又何必用律驗灰也且以輪扇代律管果輪扇可用則律為不可憑矣此邪佞之人敢為妖誕之事以惑主誣民可以誅矣

度量權衡

度量權衡非始於黃鍾也未有黃鍾之前已有此物但法用不出於一耳度未必九寸量衡未必以一千二百黍為龠為銖既制黃鍾之後乃以律而總齊之物度之分寸尺丈引生於黃鍾之長量之龠合升斗斛生於黃鍾之容權衡之銖兩斤石鈞生於黃鍾之重此帝王大

一統之政即天下同軌同文之意也世儒不知遂謂是
三物者必有時而弊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分寸龠
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爲表裏使得律
者可以制度量權衡因度量權衡亦可以制律予謂
得律者亦可制度量權衡是矣得度量權衡未必可以
制律也蓋古今文質不同制度亦與時損益夏商之制
不行於唐虞周之制不行於夏商秦漢而下一切苟簡
之制又甚矣謂唐虞至周上下數千年此三物不變吾
不信也縱使聖人之元度元量元衡俱在誰復能辨其
真僞而信之不疑哉如後世之古銅尺玉律玉斗鋃錯

諸法紛紛不定可以鑒矣用此三物不若用黍之爲有據也三物有時而弊黍無時而弊使天地生物之理有窮則黍之形可攷制律者不必求之三物但求三物於律求律於黍斯得聖人不傳之精意矣

審音

八音之外無復遺音遺制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尚已大畧宮商近雅徵羽近淫角可淫可雅豈宮商重濁易於平淡徵羽輕清易於纖靡歟故古樂多宮商俗樂多徵羽也一曰金編鐘是也十二應十二律五音俱備此金奏之所以爲壹也雅也雖奏淫曲不淫聲古不爲淫所

役也二曰石編磬是也十二懸十二律五音俱備此石奏之所以為重也雅也雖奏淫曲不淫聲古不為淫所役也三曰絲琴宮音瑟琶商音筑阮角音三絃徵音箏羽音琴瑟雅也雖奏近曲不淫聲淡故也三絃箏淫也雖奏古曲不雅聲豔故也筑阮琶可淫可雅也四曰竹篪籥篥角音笛徵音簫羽音可淫可雅也五曰匏巢笙徵音笙羽音可淫可雅也六曰土塤宮音中塤商音雅也七曰革懸鼓宮音鼗鼓商音可淫可雅也八曰木柷敔宮音貫板角音柷敔雅也貫板可淫可雅也欲復先王之雅奏者但於宮商焉求之即近古矣

金石

金石者雅樂之宗也陳之殿廷宗廟而協雅頌之詩其制重矣非若琴瑟諸音凡樂皆可用也古聖人制律法器初定必先度之鍾磬者八音之中惟此二物能備十二律之全旋宮之法由此而行五音之用由此而宣非二物律呂之事不明備矣琴瑟笙笛固律呂所生也然以七絃二十五絃鑽穴置簧而寫十二律清濁之間渾淪含胡誰復能辨其音意哉至於摯拊之法古今亦大不同古之歌聲與鍾磬相應一字一聲如一句數宮字皆統於一宮律數商字皆統於一商律一句有五音則

散爲五律以黄鍾調言之五音周流徧用實不出旋宫五律故周庭止備黄鍾太簇二調徧擊六鍾而六鍾不擊漢魏而下止存黄鍾一均惟擊五鍾而七鍾不鳴謂之啞鍾猶有周庭古意至唐張文收吹律調之而啞鍾復鳴於是失古道矣蓋唐之朝廟詩章多宫商音止當用六鍾六磬令使十二鍾磬俱鳴是不用旋宫法但隨意倚環擊之故十二可以徧用此俗樂法而非雅樂法文收不識音矣至安史之亂黄巢之餘工器俱盡文收之法亦復淪謬五季宋元猶襲用舊法音繁聲殺幾於淫矣故復古樂者不必淪其淫雅但能用旋宫法使歌

聲協金石即近古矣

律意

古樂極簡淡俗樂極繁豔皆五音六律之所生也若論制作之法簡淡者常易繁豔者常難觀今之俗樂歌南北近體辭曲和以琵琶箏阮或以譜調奏之簫笛笙竽音韻窈窕含思宛轉雖一拍一彈一吹莫不曲中章程使人聽之神眩情迷其法何其精也至於制造雅樂往往不辨清濁不協宮商此其故無他盖掌俗樂者多師工伎人雖不識律呂而識絲竹歌聲得絲竹歌聲得律呂矣掌雅樂者多儒臣宿學不識絲竹歌聲而能言律

呂難得律呂未必協絲竹歌聲况不得律呂乎是以簡淡者反難繁豔者反易以神意相授受者以漸而美以議論相高者以漸而謬乃知古樂之盛倫夔瞽之術並舉交贊者也吁難言也

律尺

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為尺矣故歷代以周尺為古尺漢志云律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蓋一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又有劉歆銅壺尺蔡邕銅籥尺建武銅

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荀朂尺田父玉尺梁表景尺晉
始平古銅尺汲塚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
官尺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準尺宋
和峴尺太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尺隨代更律
隨尺異條長條短杳無定準予嘗因是而考歷代之尺
惟漢九寸之律暗合周古尺之法必上古以來有所傳
受其實為黃帝之遺制也何以知之蓋時有古今聖有
先後而此心此理未始不同也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
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
為陰十者陰之成也故黃鍾者陽聲之始其數為九由

是三分損益而生十二律非用九數則上生下生之數不行律呂無從而起矣則九九八十一之數非以為尺用以為生律之本耳是律呂由陽數而成者也至於以九分為寸以十寸為尺共計九十分所謂尺增寸寸不增分取其十寸以為長即尺法也取其容一千二百黍以為廣即數家之開方法亦量法也長者為尺廣者為量內外相應然後中聲可得是律呂由陰數而成者也則漢之九寸即周之十寸周之十寸即黃帝之遺法其法即陰陽奇偶之數若夫累黍以為分者蓋分寸之度必有所由起用菽麥則太大用粟則太小惟所謂黍者

其形大小適中非黍焉則倀倀焉無所準矣是固聖人明物之智實神理之不得不然者也則漢九寸用黍之法非上古之遺法而何哉漢儒雖能傳其遺法但以孤尺定律而不能通之以量故其法用不準魏晉而下棄黍定尺別求所謂古雅之器如古銅尺玉律斛龠之類此果周漢之物乎恐不然矣並累黍之制亦亡不但尺謬而量法絕矣不知何以定律也夫聖人往矣陰陽奇偶之數固在也秬黍固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何言哉故曰時有古今聖有先後而此心此理未始不同也

制器

古聖人制八音之器其始皆以律管調之三代襲用皆其遺法自漢而下寖失古意編鍾編磬猶能調以律管故銅劑多寡玉璞厚薄追琢工巧雖未必盡合中聲之度而古法尚存也至於琴瑟籥箎簫笛笙竽但依摹舊制任意擬造而吹律之法不復行矣蓋由不知琴之為宮音故不能比以黃鍾之管不知瑟之為商音故不能比以太簇之管不知籥箎為角音笛為徵音笙簫為羽音故不能比以姑洗蕤賓無射之管失五音之正度與聖人造律之初意矣製琴者制之長短木之厚薄絲絃

之重輕絲之多寡必求合宮聲之度制琴瑟者制之長短木之厚薄臨岳絃柱之高下絲之多寡必求合商聲之度製籥篥笛簫者制之長短中空之廣狹穴之疎密必求合角聲徵羽聲之度製笙竽者匏之大小管之長短簧之纖洪必求合羽聲之度則聖人吹律之法不爲虛設而五音之正度庶乎可得矣土革木三者視諸器頗爲簡畧此又易易耳吁難言也

辨舞

古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干戚武也籥翟文也文以揖遜武以擊刺舞之意也上古之舞不可得而聞矣後

世惟餘韶武而已箾韶九成九變文也大武六成六變武也今韶舞惟存其名而未識其容武舞尚有可知者佾數六十四人綴兆列於中庭始出而北其辭頌詩武是也再成而滅商其辭頌詩酌是也三成而南其辭頌詩般是也四成而南國是疆其辭頌詩象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其辭頌詩賚是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其辭頌詩桓是也聲生於詩容生於聲詩有六篇舞有六變此先王之所以盡美也漢魏而下詩樂淪謬制舞者不復知有六變之容間有知六變者不復知有六變之詩無六詩則無六奏無六奏則六變安從生哉鄭

夾漈曰古之樂惟歌詩則有辭笙舞皆無辭未之深考耳

堂上堂下

樂有堂上堂下古今所同也書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堂上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堂下也有虞之制也商頌曰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堂下也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堂上也有商之制也周之雅頌俱在止有堂上升歌而無堂下詩章燕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即堂上也笙入立

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說者曰有聲無辭即堂下也
有周之制也以是考之則鍾磬琴瑟詠以樂章和以人
聲為堂上升歌之樂鞉鼓笙鏞簫管柷敔塤篪但有譜
奏不用人聲為堂下之樂大畧堂上者輕潤細微不以
揜人聲堂下者不用人聲故洪大高亮耳漢魏而下考
識不精不問堂上下俱有歌章而其器物鍾磬琴瑟箏
筑箜篌琵琶簫管笙篪觱篥鏞鼓一槩混同拖用堂上
下之義不復可辨失古道矣又有鼓吹短簫鐃歌皆軍
中馬上道路所奏通謂之古吹或以給賜臣下此又堂
下之變也近世俗樂實出入則奏大鼓方響龍笛觱篥

笙簫但有譜奏而無人聲即古堂下也賓主獻酬既畢就九席則歌近體曲和以箏阮琵琶節以貫板即古之堂上也能辨其淫雅則所謂古樂者即此而是矣豈不必遠求也

樂記

詩樂淪缺已久猶幸樂記一篇存焉予讀其書往往見其過當失實荒漫無稽心甚疑也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夫樂之有宮商角徵羽猶國之有君臣民事物亦一時取義聊象如此耳其實了不相涉矟

謂君臣民事物之失道真由宮商角徵羽之亂近於誣矣可疑一也曰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夫樂者情文也詩與律也皆實理實事所謂象天地四時風雨者於義何居又漫及於五色八風百度如擊空御風邈不可即可疑二也曰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聽笙竽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夫樂之用廣矣而惟思五臣何也奏一音則思一臣並奏五音則並思五臣不奏則不思于理然

乎繼思之亦何與於樂也可疑三也曰實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夫風雅頌三詩之體雖異而其歌聲亦微有不同至於某宜歌頌某宜歌風某宜歌商某宜歌齊甚無謂也又以商齊為五帝三代之聲商人謂之商齊人謂之齊真謬言矣可疑四也自虞書之後論樂者莫如樂記其言之過中失正如此朱子病其言之不純欲別

著樂經而以此為傳愚謂此書任意放言多叛於聖人之教不可用以為傳也中亦有一二合道者但識其意不泥其迹則可矣

周禮

周官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予謂六呂所以助律備音旋宮為調者今曰歌大呂歌應鍾則大呂應鍾不為呂而為詩章矣果為詩章何不曰

歌其詩而曰歌大呂也周詩三百篇具在實無所謂大呂也至於祀天舞雲門祭地舞咸池祀四望舞大韶夫雲門取諸天咸池取諸地似矣大韶於四望奚取焉周公制作極為明備夫子曰周監於二代監者損益之謂也未聞監五帝況沿舊樂耶又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門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凡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地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

𪔵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奏之予謂圜鍾即夾鍾也函鍾即林鍾也乃今以夾鍾林鍾之呂爲宮而以黄鍾太蔟之律爲角又去商音一律律呂清濁倒拖又止宮角徵羽四音决不能成調矣世儒見缺商音遂從而附會之商屬金周木德恐金尅木眞瞽說也律者聖人之制古今所同今據大司樂之說是天地間别有一律法别有一聖人矣有是理乎雷鼓靈鼓雲和空桑之說尤爲謬誕不經有革絲竹而無匏土金石諸音無他音猶可無金石不成雅樂矣又謂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蠃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

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夫羽毛鱗介者麟鳳龜龍也尤可說也所謂贏與象者果何物手誤天人甚矣周成王之盛實未聞有此瑞應不知何所指也周禮本非周公全書而大司樂一篇尤為荒謬讀者但識六典大義其餘不必一一信也

歷代律議辨

班固漢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此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予謂黃鍾之管嶰谷

可也他竹亦可也神明存乎人耳至於聽鳳之鳴雄鳴
為六應律雌鳴亦六應呂清濁不相凌犯如旋宫之法
焉有是理乎使六鳴清濁不順次序待人而擇則人之
歌唱亦有六聲何不擇人而擇鳳也嘗聽黄鸝之鳴清
和宛轉五音俱備亦可準以為律乎鳳固神鳥也其靈
在乎天下有道始出不在于聲之應律也達識貞觀者
灼明其不然矣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
存之劉昭後漢志曰伏羲作易記陽氣之初以為律法
予謂律法者皆實理實事明白易簡今所謂微若聲細
若氣者恍忽茫昧果何物也伏羲作易有卦畫而無文

字今易辭俱在果孰為紀陽氣者不以律管候陽氣又以陽氣為律管惑于候氣之法而復為異說以附會者也太史公律書曰王者制事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併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予謂六律本為正五音而設候氣之法已非正議至於望敵聞聲而知吉凶勝負則又纖緯家幽謬之術矣伐紂吹律孟春以至於季冬則十二律皆吹五音清濁偏矣而止言尚宮者何也以文武周公之明聖不卜之

人心天命而卜之律聲耶使音不尚宮敎對之師將不樂乎此因宮亂君驕商亂臣壞之意而附會之也又及於文帝天下殷富粟之十餘錢鳴鷄吠犬煙火萬里可謂知樂者乎此魯之兩儒積德百年而後興禮樂之說不足據也○晉荀勗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臧新尺短變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笛具五音各以其律展轉相因以調律呂正雅樂自謂宮商克諧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譏勗新律聲高以謂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後有田夫耕于野得周玉尺校新尺短一米於此伏咸之妙予謂御府銅竹

律果周之物乎恐不然矣亦漢魏之偽制耳至于造十二笛笛具五音其法謬矣十二律管皆不穴隨其長短次之清濁自定若鑽之為笛笛雖具五音而其聲之大小則徵者也定律不用黃鍾中聲而用笛之徵律其音必剽疾響厲非樂之正度阮咸識其新律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是矣而不知其用十二笛定律之謬亦未為神解也若以黃鍾九寸纔實六寸二分論之當差一寸八分比周尺豈止短校一米耶○梁武帝素善鍾律自制定禮樂又立為四器名之為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

應鍾絃黄鍾絃大呂絃二曰青陽通太簇絃夾鍾絃姑洗絃三曰朱明通中呂絃蕤賓絃林鍾絃四曰白藏通射則絃南呂絃無射絃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為十二笛黄鍾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笛以寫通與古鍾玉律周代古鍾並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予謂四通之制俗樂法

也大暑類今之箏阮悠揚纖靡焉得雅聲也十二笛長者為徵短者為羽響徹振厲實火中和之氣此即荀勗十二笛之遺法雖應十二律不足準也若不論淫雅止論應十二律則世俗淫樂豈有不應十二律而成聲者哉謂協周代玉律謬為大言以欺人也○隋蘇夔駁鄭譯律議曰月令所載五音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音準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荅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是為三

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謂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予謂七音七始之說五音加變宮變徵是也蘇夔不知二變其駁固謬矣而譯乃謂天地人四時為七始其謬尤甚及觀其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七律皆正律而七始已備實無宮徵二變律也不識變律而以正律為七始自相矛盾自漢而已然矣至於開皇時新樂既成萬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不以為然至大業末乃驗煬帝將幸江都有樂人王令言妙達音

律其子常于户外彈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卧中聞之大驚曰此曲興自早晚對曰頃来有之謂其子曰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帝竟遇弑于江都予謂樂聲淫厲而哀此俗樂之常著作者非其人耳由此遽知天下將盡吾不敢以為然也煬帝荒淫暴虐四海怨毒有死之道焉雖愚人亦知之而令言占之宮聲往而不返使宮聲返焉煬帝將不死乎令言神其術以欺人實以自欺矣裴知古逢娶馬者聞其聲知其當墜馬死聞新婦珮玉聲知不利于姑此又以邪謬之術而假之樂聲以欺人者不可信也○唐張文收

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鍾為宮雅樂既成文收復請
重正餘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淸隋末喪亂雖改
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協矣予謂周禮圜
鍾予前已變其法之不可行若其可行當別有法非文
收之所知也太宗謂人和樂淸百姓安樂金石自協則
堯舜之世周成康之時不當設典樂之官如后夔太師
矣所謂内不能辨外為大言者也○周世宗顯德時王
朴論曰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半之淸聲也倍
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
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為均均有

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于歌頌宗周而上逮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啞鍾唐張文收考定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于時器無啞者安史之亂黃巢之餘工器俱盡偽梁後唐晉漢享國不遠未暇及于禮樂至于十二鍾不論聲律宮商但循還而擊之黃鍾一調亦不和備矣今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鍾之管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至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為均之

主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予謂朴之說可謂精密矣而其實不然也古旋宮之法十二律加四清聲為六大調京房六十調之說已非正議況八十四乎十三絃之法因梁四通之法而變不可為準也由其不識二變四清又不識八十四調之謬是以任意放言如此○宋太祖時和峴依古法造新尺用司天臺景表銅臬仁宗時丁度等參較阮逸胡瑗律尺謂累黍參校不齊必求古雅之器宋祁薦益州進士房庶言漢志云

一為一分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范鎮力主其說元祐初鎮用庶法上所定樂下詔褒美楊傑謂黃帝造律止用斷竹初無用黍之法至漢乃有用黍之制鎮以為世無真黍乃用大府尺以為樂尺徽宗時方士魏漢津言禹以聲為律身為度請帝三指為法合之為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予謂古樂之所以中和者由于黃鍾之管而黃鍾之管必以九寸者太過則弇鬱不暢不及則振厲而高此以長短為黃鍾之準也其中空必容一

千二百黍者蓋九寸之管空大而容多者聲濁空小而容少者聲清此又以容之多少而定黄鍾也尺與量原為二事而世儒止論尺不及量縱尺合焉亦不能定黄鍾矣況不合乎又不識二變四清故其論人人殊也而諸儒之中惟胡安定辨徑三圍九之謬為有特見而其制作亦近古和峴諸人失之太拘蓋由信古而寡心靈之用其最暗謬不師古者阮逸房庶魏漢津也

中原音韻

雅樂既亡代變新聲至金元極矣周德清製中原音韻以正沈約之謬其曰平分陰陽者蓋以字之清濁言也

殊不知陰者濁也宮與商也陽者清也角與徵羽也如一東韻東字為宮風字為商龍字為角窮字為徵同字為羽舉一韻餘韻可知矣今不以五音統字乃以陰統宮商陽統角徵羽於義不精矣其曰入派三韻者蓋譏誚沈韻為鴃舌之言而以中原為準似矣然北音重濁無入聲字凡呼入字俱屬平上去此類悉宜刪定使四聲皎然明白庶可以為正音之法今乃緣襲訛謬分派三韻使天下後世遂以為必如此呼然後可以為中原之音者是德清非定中原音韻乃定北鄙音韻耳又謂為作詞者貴其韻耳有才者正韻自足破裂聲音之道

而俯就無才之人不幾於爲拙工改廢繩墨乎斷不然矣其曰詞有九宫者盖指正宫黄鍾商調越調雙調中呂南呂仙呂大石調爲九也其曲之名譜聲之繁碎何止千章法亦甚夥矣及考其音調止備宫商二音黄鍾太簇二調如正宫黄鍾雙調仙侶大石調皆宫音黄鍾調也商調中呂南呂越調皆商音太簇調也故北曲直質簡淡猶有古意至南詞出始備角徵羽清音淫厲哀怨輕纖悠揚而聲音之道壞矣必明中原五音之微而後淫樂雅樂可得而辨矣

或問令之何栢齋王浚川韓宛洛皆善言律呂者其法用如何予曰天下之言神解為上議擬次之栢齋論四清旋宮之法浚川辨候氣六十調之謬皆有特見其餘篇亦宂辨廣奥而法義多不精確豈天畀之解未神乎宛洛則又異於是矣取蔡氏新書悉加敷演中間畧無可否詮擇如黃鍾第一解即新書開方積實積黍之法黃鍾第二解即新書十二辰位寸分釐毫絲之法黃鍾生十一律第三解十二律之實第四解即新書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十二管十二辰分合損益之法律生五聲第六解即新書九分尺之法變聲第七

解即新書八十四聲之法六十調第九解即新書六十調旋宮之法至于候氣度量權衡大畧依模蔡說今新書之法多滯礙不可行則直解雖為明備但忠於新書非忠於律呂無所用之矣及考志樂其起樂調也遺詩章而用金木水火生尅之術其論八音也遺旋宮而用變徵變宮之法其製舞也遺功德之形容而用李太常五行日躔之拘制其論說雖美施之於樂實不可行不敢從也至於蕭之李文利律呂元聲直以黃鐘為最清仲呂為最濁則又迷於大道叛於聖軌為不足辨矣

樂經元義卷一終